

西遊記精華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再版

白話小說
西遊記精華（全二冊）

每部定價洋一元



分售處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蘇州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遼寧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中華書局

發行所	發行所	印刷者	發行者	編輯者
上海華書局	上海文明書局	海南海南書局	文明書局	無錫鄒仁達

白話小說選

西遊記精華目次

花果山	一
鬧天宮	一八
遊地府	四六
雙叉嶺	六五
五行山	七三
蛇盤山	七八
黑風山	八七
雲棧洞	一一一
黃風嶺	一二七
流沙河	一四三
蓮花洞	一五三

通天河	一九三
金嶠洞	二一五
火焰山	二四八
朱紫國	二八二
盤絲洞	三二九
連環洞	三四一
豹頭山	三六三
青龍山	三九三
天竺國	四一四

●金嶠洞

唐三藏脫却通天河寒冰之災，踏白龜，負登彼岸。師徒四衆，順着大路，望西而進，正遇嚴冬之景，但見那林光漠漠，烟中淡，山骨棱棱，水外清。師徒們正當行處，忽然又遇一座大山，阻住去道。路窄崖高，石多嶺峻，人馬難行。三藏在馬上兜住韁繩，叫聲「徒弟」，那孫行者，引豬八戒、沙和尚，近前侍立，問：「師父，有何吩咐？」三藏道：「你看前面山高，恐有虎狼妖怪傷人，是必仔細！」行者道：「師父放心，莫慮。我等兄弟三人，心相意合，歸正求真，使出蕩怪降妖之法，怕甚麼虎狼妖獸？」三藏聞言，只得放懷前進。到於谷口，促馬登崖，抬頭仔細觀看，是一座嵯峨矗矗，變削巍巍的好山！師徒四衆，冒雪冲寒，戰慄漸行，遠那巔峯峻嶺，遠望見山凹中有樓臺高聳，房舍清幽。唐僧馬上欣然道：「徒弟啊，這一日又飢又寒，幸得那山凹裏有樓臺房舍，斷乎是莊戶人家，菴觀寺院，且去化些齋飯，喫了再走。」行者聞言，急睜睛看，只見那壁廂兒雲隱隱，惡氣紛紛，回首對唐僧道：「師父，那廂不是好處。」三藏道：「見有樓台亭宇，如何不是好處？」行者笑道：「師父啊，你那裏知道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善能點化莊宅，不拘甚麼樓台房舍，鋪閣亭宇，俱能指化了哄人。你知道「龍生九種」內有一種名「蜃」，蜃氣放光，就如樓閣淺池。若遇大江昏迷，蜃現此勢，倘有鳥鵲飛騰，定來歇翅。那怕你上萬論千盡

被他一氣吞之。此意害人最重。那壁廂氣色兇惡，斷不可入。』三藏道：『既不可入，我却着實飢了。』行者道：『師父果飢，且請下馬，就在這平處坐下，待我別處化些齋來你喫。』三藏依言下馬，八戒按定韁繩。沙僧放下行李，即去解開包裹，取出鉢盂，遞與行者。行者接在手中，吩咐沙僧道：『賢弟，却不可前進。好生保護師父穩坐於此，待我化齋回來，再往西去。』沙僧領諾，行者又向三藏道：『師父，這去處少吉多凶，切莫要動身別往。老孫化齋去也。』唐僧道：『不必多言，但要你快去快來。我在這裏等你。』行者轉身欲行，却又回來道：『師父，我知你沒甚坐性，我與你個安身法兒。』即取金箍棒，幌了一幌，將那平地下週圍畫了一道圈子，請唐僧坐在中間，着八戒、沙僧侍立左右，把馬與行李都放在近身，對唐僧合掌道：『老孫畫的這圈，強似那銅牆鐵壁。憑他甚麼虎豹狼蟲，妖魔鬼怪，俱莫敢近。但只不許你們走出圈外，只在中間穩坐，保你無虞；但若出了圈兒，定遭毒手。千萬，千萬！至祝，至祝！』三藏依言，師徒俱端然坐下。行者縱起雲頭，尋莊化齋，一直南行，忽見那古樹參天，乃一村莊舍；按下雲頭，仔細觀看，只聽得呀的一聲，柴扉響處，走出一個老者，手拖藜杖，頭頂羊裘，身穿破衲，足踏蒲鞋，拄着杖，仰面朝天道：『西北風起，明日晴了。』說不了，後邊跑出一個哈巴狗兒來，望着行者，汪汪的亂吠。老者却纔轉過頭來，看見行者捧着鉢盂，打個問訊道：『老施主，我和尚是東土大唐欽差上西

天拜佛求經者，適路過寶方，我師父腹中飢餓，特造尊府募化一齋。」老者聞言，點頭頓杖道：「長老，你且休化齋，你走錯路了。」行者道：「不錯。」老者道：「往西天大路，在那直北下。此間到那裏有千里之遙，還不去找大路而行？」行者笑道：「正是直北下。我師父現在大路上端坐，等我化齋哩。」那老者道：「這和尚胡說了，你師父在大路上等你化齋，似這千里之遙，就會走路，也須得六七日走回去，又要六七日，却不餓破他也？」行者笑道：「不瞞老施主說，我纔然離了師父，還不過一盞熱茶之時，却就走到此處。如今化了齋，還要趕去作午齋哩。」老者見說，心中害怕道：「這和尚是鬼是鬼！」急抽身往裏就走。行者一把扯住道：「施主那裏去？有齋快化些兒。」老者道：「不方便！不方便！別轉一家兒罷！」行者道：「你這施主，好不會事！你說我離此有千里之遙，若再轉一家，却不又有千里？真是餓殺我師父也。」那老者道：「實不瞞你說，我家老小六七口，纔淘了三升米下鍋，還未曾煮熟。你且到別處去轉轉再來。」行者道：「古人云：『走三家不如坐一家。』我貧僧在此等一等罷。」那老者見纏得緊，惱了，舉杖就打。行者公然不懼，被他照光頭上打了七八下，只當與他拂癢。那老者道：「這是個撞頭的和尚！」行者笑道：「老官兒，憑你怎麼打，只要記得杖數明白。一杖一升米，慢慢量來。」那老者聞言，急丟了杖，跑進去把門關了，只嚷：「有鬼！有鬼！」慌得那一家兒戰戰兢兢，把前

後門俱關了，行者見他關了門，心中暗想：『這老賊纔說淘米下鍋，不知是虛是實，常言道：「道化賢良，釋化愚。」且等老孫進去看看。』好大聖，捻着訣，使個隱身遁法，徑走入廚中看處，果然那鍋裏氣騰騰的，煮了半鍋乾飯，就把鉢盂往裏一掙，滿滿的掙了一鉢盂，卽駕雲回轉不題。

却說唐僧坐在圈子裏，等待多時，不見行者回來，欠身恨望道：『這猴子往那裏化齋去了！』八戒在旁笑道：『知他往那裏要子去來！化甚麼齋，卽教我們在此坐牢。』三藏道：『怎麼請之坐牢？』八戒道：『師父，你原來不知。古人劃地爲牢，他將棍子劃個圈兒，強似鐵壁銅牆，假如有虎狼妖獸來時，如何攆得他住？只好白白的送與他喫罷了。』三藏道：『悟能，憑你怎麼處治。』八戒道：『此間又不藏風，又不避冷，若依老豬，只該順着路，往西且行。』師兄化了齋，駕了雲，必然來快，讓他起來。如有齋喫了再走，如今坐了這一會，老大脚冷。』三藏聞此言，就是晦氣星到了：遂依獸子，一齊出了圈外。八戒牽了馬，沙僧挑了擔，那長老順路步行前進。不一時，到了樓閣之所，却原來是坐北向南之家。門外八字粉牆，有一座倒垂蓮升斗門樓，都是五色裝的。那門兒半開半掩，八戒就把馬拴在門枕石鼓上。沙僧歇了擔子。三藏畏風，坐於門檻之上。八戒道：『師父，這所在想是公侯之宅，相輔之家。前門外無人，想必都在裏面烘火，你們坐着，讓我進去看看。』唐僧道：『仔細些，莫要冲撞了人家。』獸子道：『

我曉得，自從歸正禪門，這一向也學了些禮數，不比那村莽之夫也。」那猓子把釘鉈撒在腰裏，整一整青錦直裰，斯斯文文，走入門裏，只見是三間大廳，簾櫳高控，靜悄悄全無人跡，也無桌椅家伙，轉過屏門，往裏又走，乃是一座穿堂；堂後有一座大樓，樓上窗格半開，隱隱見一頂黃綾帳幔。猓子道：「想是有人怕冷，還睡哩。」他也不分內外，拽步只管走上樓來，用手掀開看時，把猓子唬了一個踉蹌，原來那帳裏，象牙牀上，白燐燐的一堆骸骨，骷髏有巴斗大，腿挺骨有四五尺長。那猓子定了性，止不住腮邊淚落，對着骷髏，點頭嘆息！

八戒正纔感歎，只見那帳幔後有火光一幌。猓子道：「想是有侍奉香火之人在後面哩。」急轉步，過帳觀看，却是穿樓的窗扇透光。那壁廂有一張彩漆的桌子，桌子上亂搭着幾件錦繡綈衣。猓子提起來看時，却是三件納錦背心兒。他也不管好歹，拿下樓來，出廳房，徑到門外道：「師父，這裏全沒人煙，是一所亡靈之宅。老猪走進裏面，直至高樓之上，黃綾帳內，有一堆骸骨。串樓旁有三件納錦的背心，被我拿來，也是我們一程兒造化。時此天氣寒冷，正當用處。師父，且脫了褊衫，把他且穿在底下，受用受用，免得喫冷。」三藏道：「不可！不可！律云：『公取竊取皆爲盜。』倘若有人知覺趕上，我們見了當官，斷然是一個竊盜之罪，還不送進去與他搭在原處！我們在此避風坐一坐，等悟空來時走。」

路。出家人不要這等愛小。」八戒道：「四顧無人，雅雞犬亦不知之，但只我們知道。誰人告我？有何證見？就如拾得的一般，那裏論甚麼公取竊取也。」三藏道：「你胡做啊！雖是人不知之，天何蓋焉？元帝垂訓云：『暗室虧心，神目如電。』趁早送去還他，莫愛非禮之物。」那猓子莫想肯聽，對唐僧笑道：「師父啊，我自爲人也穿了幾件背心，不曾見這等納錦的。你不穿，且待老豬穿一穿，試試新，護護脊背。等師兄來，脫了還他走路。」沙僧道：「既如此說，我也穿一件兒。」兩個齊脫了上蓋直裰，將背心套上。纔繫帶子，不知怎麼，立站不穩，撲的一跤。原來這背心兒套過綁縛手；霎時間，把他兩個背剪手貼心綑了。慌得個三藏跌足報怨，急忙來解，那裏便解得開？三個人在那裏吆喝之聲不絕，却早驚動了魔頭。原來那座樓房果是妖精點化的，終日在此拿人。他在洞裏正坐，忽聞得怨恨之聲，急出門來看，果見綑住幾個人了。妖魔即喚小妖，同到那廂，收了樓臺房屋之形，把唐僧攙住，牽了白馬，挑了行李，將八戒、沙僧，一齊捉到洞裏。老妖魔登臺高坐，衆小妖把唐僧推近台邊，跪伏於地。妖魔道：「你是那方和尚？怎麼這等膽大，白日裏偷盜我的衣服？」三藏滴淚告曰：「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取經的，因腹中飢餓，着大徒弟去化齋未回，不曾依得他的言語，誤撞仙庭避風，不期我這兩個徒弟愛小，拿出這衣物來。貧僧決不敢壞心，當教送還本處。他不聽吾言，要穿此護護脊背，不料中了大王

機會，把貧僧拿來，萬望慈憫，留我殘生，求取真經，永記大王恩情，回東土千古傳揚也！」那妖魔笑道：「我這裏常聽得人言：有人喫了唐僧一塊肉，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幸今日不請自來，還指望饒你哩！你那大徒弟叫做甚麼名字？往何方化齋？」八戒聞言，即開口稱揚道：「我師兄乃五百年前大鬧天宮齊天大聖孫悟空也。」那妖魔聽說是齊天大聖孫悟空，老大有些恐懼，口內不言，心中暗想道：「久聞那廝神通廣大，如今不期而會。」教「小的們，把唐僧細了；將那兩個解下寶貝，換兩條繩子，也細了。且抬在後邊，待我拿住他大徒弟，一發刷洗，却好湊竈蒸喫。」衆小妖答應一聲，把三人一齊細了，抬在後邊，將白馬拴在槽頭，行李挑在屋裏。衆妖都磨兵器，準備擒拿行者不題。

却說孫行者自南莊人家，攝了一鉢盂齋飯，駕雲回返舊路，徑至山坡平處，按下雲頭，早已不見唐僧，不知何往。棍劃的圈子還在，只是人馬都不見了。回看那樓臺處所，亦俱無矣，惟見山根怪石。行者心驚道：「不消說了！他們定是遭那毒手也！」急依路看着馬蹄，向西而趕。行者五六里，正在悽愴之際，只聞得北坡外有人言語。看時，乃一個老翁，氎衣蓋體，暖帽蒙頭，足下踏一雙半新半舊的油靴，手持着一根龍頭拐棒，後邊跟一個年幼的僮僕，折一枝臘梅花，自坡前念歌而走。行者放下鉢盂，覷面道個問訊，叫：「老公公，貧僧問訊了。」那老翁即便回禮道：「長老那裏來的？」行者道：「我們東

土來的，往西天拜佛求經。一行師徒四衆，我因師父飢了，特去化齋，教他三衆坐在那山坡平處相候；及回來不見，不知往那條路上去了。動問公公，可曾看見？」老者聞言，呵呵冷笑道：「你那三衆，可有一個長嘴大耳的麼？」行者道：「有有有！」又有一個晦氣色臉的，牽着一匹白馬，領着一個白臉的胖和尚麼？」行者道：「是是是！」老翁道：「你們走錯的路。你休尋他，各人顧命去也。」行者道：「那白臉者是我師父，那怪樣者是我師弟。我與他共發虔心，要往西天取經，如何不尋他去？」老翁道：「我纔然從此過時，看見他們錯走了路，徑闖入妖魔口裏去了。」行者道：「煩公公指教指教，是箇甚麼妖魔？居於何方？我好上門取索他等，往西天去也。」老翁道：「這座山叫做金嶺山，山前有箇金嶺洞。那洞中有箇獨角兇大王，那大王神通廣大，威武高強，那三衆此回斷沒命了。你若去尋他，只怕連你也難保，不如不去之爲愈也。我也不敢阻你，也不敢留你，只憑你心中度量。」行者再拜稱謝道：「多蒙公公指教，我豈有不尋之理？」把這齋飯倒與他，將這空鉢盂自家收拾。那老翁放下拐棒，接了鉢盂，遞與僮僕，現出本像，雙雙跪下，磕頭叫：「大聖，小神不敢隱瞞。我們兩個就是此山山神土地，在此候接大聖。這齋飯連鉢盂，小神收下，讓大聖身輕好施法力。待救唐僧出難，將此齋飯還奉唐僧，方顯得大聖至恭至孝。」行者喝道：「你這毛鬼討打！既知我到，何不早迎？却又這般藏頭露尾，是甚

道理？」土地道：「大聖性急，小神不敢造次，恐犯威顏，故此隱像告知。」行者息怒道：「你且記打！好生與我收着鉢盂，待我拿那妖精去來！」土地山神遵領。這大聖却纔束一束虎筋繚，拽起虎皮裙，執着金箍棒，徑奔山前，找尋妖洞。轉過山崖，只見那亂石磷磷，翠崖邊有兩扇石門，門外有許多小妖在那裏輪鎗舞劍。這大聖觀看，不盡，拽開步，竟至門前，厲聲高叫道：「那小妖，你快進去與你那洞主說，我本是唐朝聖僧徒弟，齊天大聖孫悟空。快教他送我師父出來，免教你等喪了性命！」那夥小妖，急入洞裏報到：「大王，面前有一個毛臉勾嘴的和尙，稱是齊天大聖孫悟空，來要他師父哩。」那魔王聞得此言，滿心歡喜道：「正要他來哩！我自離了本宮，下降塵世，更不曾試試武藝。今日他來，必是個對手。」卽命小妖們取出兵器。那洞中大小羣妖，抖擻精神，卽忙抬出一根丈三長的點鋼鎗，遞與老怪。老怪傳令，教：「小的們，各要整齊，進前者賞，退後者誅！」衆妖得令，隨着老怪走出門來，叫道：「那個是孫悟空？」行者在旁閃過，見那魔王生得獨角參差，雙眸幌亮，雄威直挺，好個兇大王也！孫大聖上前道：「你孫外公在這裏也！快早還我師父，兩無毀傷。若道半個不字，我教你死無葬身之地！」那魔喝道：「我把你這個大膽潑猴精！你有些甚麼手段，敢出這般大言？」行者道：「你這潑怪，是也不會見我老孫的手段！」那妖魔道：「你師父偷盜我的衣服，實是我拿住了，如今待要蒸喫，你是個甚

麼好漢，就敢上我的門來取討？」行者道：「我師父乃忠良正直之僧，豈有像你甚麼衣服之理？」妖魔道：「我在山路邊點化一座仙莊，你師父潛入裏面，心愛情慾，將我三領納錦綿裝背心兒，偷穿在身，見有賊證，故此我纔拿他。你今果有手段，即與我比勢。假若三合敵得我，饒了你師之命；如敵不過我，教你一路歸陰！」行者笑道：「潑物！不須講口，但說比勢，正合老孫意思。走上來，喫吾一棒！」那怪物那怕甚麼，挺鋼鎗劈面迎來。這一場好殺！金箍棒舉，長桿鎗迎。他兩個戰經三十合，不分勝負。那魔王見孫悟空棒法齊整，一往一來，全無些破綻，喜得他連聲喝采道：「好猴兒！好猴兒！真個是那鬧天宮的本事！」這大聖也愛他鎗法不亂，右遮左攔，甚有解數，也叫道：「好妖精！好妖精！果然是一個偷丹的魔頭！」二人又鬪了一二十合，那魔王把鎗尖點地，喝令小妖齊來。那些潑怪，一個個拿月弄杖，執劍輪鎗，把個孫大聖圍在中間。行者公然不懼，只叫：「來得好！來得好！正合吾意！」使一條金箍棒，前迎後架，東擋西除，那夥羣妖，莫想肯退。行者忍不住焦躁，把金箍棒丟將去，喝聲：「變！」即變作千百條鐵棒，好便似飛蛇走蟒，盈空裏亂落下來。那夥妖精見了一個個魄散魂飛，抱頭縮頭，盡往洞裏逃命。老魔王嘻嘻冷笑道：「那猴不要無禮！看手段！」即忙袖中取出一個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起來，望空拋起，叫聲：「着！」唵喇一下，把金箍棒收做一條，套將去了，弄得孫大聖赤手空拳，翻

勸斗逃了性命。

話說齊天大聖，空着手，敗了陣，來坐於金嶼山後，撲梭梭兩眼滴淚，叫道：『師父呵！指望和你佛恩有德，同幼同生，同往同修，同解脫，同慈同念，顯靈功。豈料如今，手無拄杖，空拳赤脚也！』大聖悽慘多時，心中暗想道：『那妖精認得我，我記得他在陣上誇獎道：「真個是鬧天宮之類！」這等看來，決不是凡間怪物，定然是天上兇星。想因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裏降下來魔頭，且須上界去查勘查勘。』行者這纔是以心問心，自張自主，急翻身，縱起祥雲，直至南天門外，忽抬頭，見廣目天王當面迎着，長揖道：『大聖何往？』行者道：『有事要見玉帝。你在此何幹？』廣目道：『今日輪該巡視南天門。』說未了，又見那馬、趙、溫、關、四大元帥作禮道：『大聖，失迎。請待茶。』行者道：『有事哩。』遂辭了廣目，並四元帥，竟入南天門裏，直至靈霄殿外，果又見張道陵、葛仙翁、許旌陽、丘弘濟、四天師並南斗六司，北斗七元，都在殿前迎着行者，一齊起手道：『大聖如何到此？』又問：『保唐僧之功完否？』行者道：『早哩！早哩！路遙魔廣，纔有一半之功。見如今阻住在金嶼山金嶼洞，有一個兇怪，把唐師父拿於洞裏，是老孫尋上門與他交戰一場，那廝神通廣大，把老孫的金箍棒搶去了，因此難縛魔王。疑是上界那個兇星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裏降來的魔頭，老孫因此來尋尋玉帝，問他個鉗束不嚴。』許旌陽

笑道：『這猴頭還是如此放刁！』行者道：『不是放刁，我老孫一生是這口兒緊些，纔尋的着個頭兒。』
『張道陵道：『不消多說，只與他傳報便了。』行者道：『多謝多謝！』』

當時四天師傳奏靈霄，引見玉陛。行者朝上唱個大喏道：『老官兒，累你累你！我老孫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說；於今來在金嶺山金魄洞，有一兇怪，把唐僧拿在洞裏，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曬，是老孫尋上他們，與他交戰，那怪神通廣大，把我金魄棒搶去，因此難縛妖魔。那怪說有些認得老孫，我疑是天上兇星，思凡下界，爲此特來啟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鑒，降旨查勘兇星，發兵收勦妖魔，老孫不勝戰慄屏營之至！』却又打個深躬道：『以聞。』旁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倨後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前倨後恭，老孫於今是沒棒弄了。』彼時玉皇天尊聞奏，即忙降旨可韓司知道：『既如悟空所奏，可速查諸天星斗，各宿神王，有無思凡下界，隨即覆奏施行，以聞。』可韓丈人真君領旨，當時即同大聖去查。先查了四天门門上神王官吏；次查了三微垣垣中小羣真；又查了雷靈官將陶張辛鄧，荷畢龐劉，最後纔查三十三天，天天自在；又查二十八宿：東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西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南七宿，北七宿，宿宿安寧；又查了太陽，太陰，水，火，木，金，土，七政；羅候計都，炁，宇，四餘，滿天星斗，並無思凡下界。行者道：『既是如此，我老孫也不消上那靈霄寶殿，打

攪玉皇大帝，深爲不便。你自回旨去罷。我在此等你回話便了。」那可韓丈人真君依命，歷歷查勘，回奏玉帝道：『滿天星宿不少，各方神將皆存，並無思凡下界者。』玉帝聞奏，『着孫悟空挑選幾員天將，下界擒魔去也。』四大天師奉旨意，即出靈霄寶殿，對行者道：『大聖啊，玉帝寬恩，言天宮無神思凡，着你挑選幾員天將擒魔去哩。』行者低頭暗想道：『天上將不如老孫者多，勝似老孫者少。想我鬧天宮時，玉帝遣十萬天兵，佈天羅地網，更不曾有一將敢與我比手；向後來，調了小學二郎，方是我的對手。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強似老孫，却怎麼得能殺取勝？』許旌陽道：『此一時，彼一時，大不同也。』常言道：『一物降一物。』哩，你好違了旨意？但憑高見，選用天將，勿得遲疑誤事。』行者道：『既然如此，深感上恩。果是不好違旨。一則老孫又不可空走這遭，煩旌陽轉奏玉帝，只教托塔李天王與哪吒太子去罷。他還有幾件降妖兵器，且下界與那妖見一仗，以看如何。果若能擒得他，是老孫之幸；若不能，那時再作區處。』真個那天師啟奏了玉帝，玉帝即令李天王父子，率領衆部天兵，與行者助力。那天王即奉旨來會行者。行者又對天師道：『蒙玉帝遣差天王，謝謝不盡。還有一事，再煩轉達，但得兩個雷公使用，等天王戰鬪之時，教雷公在雲端裏下個雷掣，照頂門上鎗死那妖魔，深爲良計也。』天師笑道：『好好！』天師又奏，玉帝傳旨，教九天府下點鄧化張審二雷公與天王合力縛妖救難。